

寻梦澳洲土著

(澳大利亚)

周小平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梦澳洲土著/周小平著.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6.2

ISBN 7-5366-7609-3

I. 寻... II. 周... III. 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56246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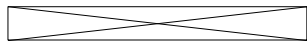
寻梦澳洲土著 XUNMENG AOZHOU TUZHU

著者 周小平

责任编辑 戴前锋

封面设计 戴前锋 赵艳华

出版



发行 重庆出版集团书林图书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3.5

印刷 重庆市金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06年2月第1版

印次 2006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邮购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编 400016

印数 1-5000册

ISBN 7-5366-7609-3/I·1434

定价 43.00元



目录

自序	2
一、走进荒漠	8
荒漠上的小镇	8
我迷路了	16
奇遇澳洲土著孩子	20
进入土著部落	28
走近艾尔斯巨岩	38
二、再回荒漠	48
土著中的中国花园	48
生活在宝格	64
土著人的娱乐	72
上帝的关怀	76
咒语的魔力	82
土著人的“割体”	88
三、我与土著画家杰米	100
相见在狱中	100
大树下的“家”	104
杰米的家园	110
杰米和中国	120
杰米的葬礼	126
四、走进阿纳姆原始丛林	138
走进丛林	138
丛林里的米克一家	146
丛林里的中国晚餐	158
曼瑞的小屋	161
土著树皮画	166
野猪的“绘画”	176
五、重返阿纳姆丛林	178
我的土著名字来历	178
考察遗址	186
我成了土著人	194
枉贾德老人的心灵之树	200
六、尾 声	206
附录：澳大利亚土著简介	208



自序



我开始接触
澳洲土著实出偶
然。那是1988年
我受邀来澳大利
亚墨尔本举办我

的第一个个人画展，画展结束后，我希望画点异国他乡的东西，但是，一番考察之后，并没有什么引起我的特别兴趣。在打算回国之前，我突然有了作一次环澳旅行的冲动，没想到后来的这次环澳旅行竟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在经过澳洲中部荒漠上的一个小镇时，我意外的看到了澳洲土著人，他们使我心里产生了震荡。他们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贫困、潦倒。此外，我还从他们的脸上看出一股忧伤和愤懑的情绪。一次，我在旅行中迷路了，正在生死关头，荒漠上出现了三个土著孩子，他们带着我走出了荒无人烟的大漠。这一切听起来好像都是上天的安排，那么神



奇和不可思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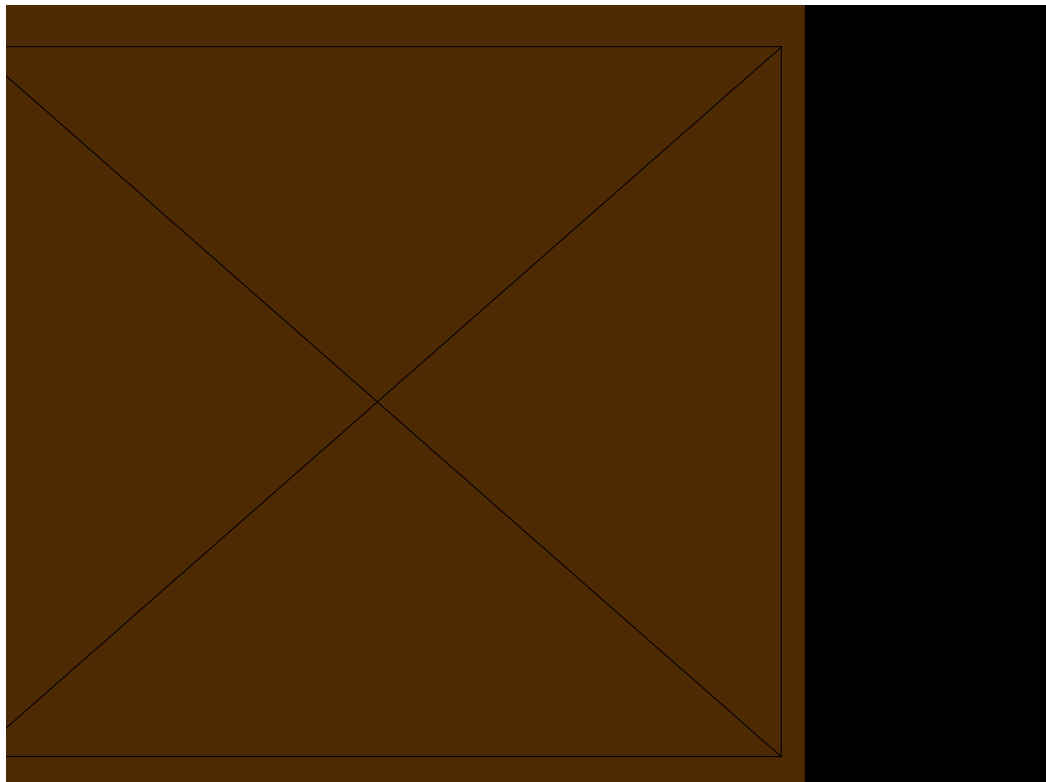
从此，我对土著人产生了兴趣，他们成为我绘画作品中的唯一主题，我的绘画风格、语言、手段随之发生了剧变。为了画好这个题材，十五年里，我前后九次深入荒漠与丛林，和土著部落的人生活在一起或为他们工作。这本书写的就是这段经历——我是如何一步步地走进澳洲土著人的世界。

在澳洲土著文化里常常提到“梦幻时代”这个词，它是澳大利亚土著的思想文化核心。按照土著人的观点：远古时，宇宙还处于混沌状态，地球上什么也没有，后来出现了圣灵，圣灵创造了人、动物、土地、山峰、河川、风雨……当这一切来到地球上



时，便是万物之始，称为“梦幻时代”，圣灵被尊为“始祖”。在土著人的心目中，梦幻时代发生的事不但存在于过去，而且一直延续到今天和未来，它们超越了时光的限制。而我则在土著人的梦幻世界里寻找着自己的梦想，人有了梦想，好像便有了生活的目标。

我是一个画家，每年我都会在澳洲或世界其他国家举办一到两次个人画展，这也是我的生存手段。用文字来表达我内心的感觉这还是第一次，促使我这么做的最初原因是由一次画展引起的。那是1996年，我与澳洲著名土著画家杰米·派克在合肥举办了一个画展，这是第一个把澳洲土著艺术介绍到中国的画展。观众的反应正如我当初第一次接触这些土著人一样，被他们神秘、古老而又灿烂的文化所吸引。它好比是一面镜子，折射出人类发展进程中曾经经历过的一个阶段，现在，它们活生生的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了。画展期间，很多观众向我们索取文字资料，当时限



于经费不足，连一份目录也没有。1999年，杰米和我又共同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画展。在澳大利亚政府的资助下，虽然印制了一份彩色图片目录，但仍然不能满足更多中国观众对澳洲土著文化的好奇心，这再次触发了我把这段亲身经历写出来的念头。

澳洲土著人自古以来就在世界第一大岛上繁衍生息，其悠久文明与中国文化同样璀璨，都是人类共有的宝贵财富。由于没有文字，土著人的口头文化特别丰富。特定的历史和环境，使他们养成了特有的思维方法：



土著人习惯把过去的幽灵与将来的子孙一起置身丛林荒野，通过祭祀对话、谚语传说表达出特殊的内涵与智慧。

近年来，土著人对外部的态度稍为开放，希望与一切能平等相待的人分享祖传文明。但是，还是有许多传统的典礼仪式绝对禁止异族参加。我获得了很高的信任，被允许拍照录相并参与其事。为了遵守诺言，许多细节我暂时还不能在本书里全面披露，当本书再版时，长老们也许会允许公开。

本书的问世，离不开许多朋友的鼓励和

帮助，他们是：柯文辉、刁小林、杨德华、郑元祥、王平，澳中理事会也给予了慷慨的支持，出版社编辑戴前锋为此书的出版付出了大量精力，在此敬谢！

在这里，我特别要感谢我的妻子柯朴凡及孩子周蛮和周丹，没有他们的支持我是无法“逍遥自在”地在土著部落进进出出那么多年。在1995年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前两个星期，我才从丛林里赶回到妻子的床前，所以，这本书也是献给他们的一份礼物。

〔一〕 走进荒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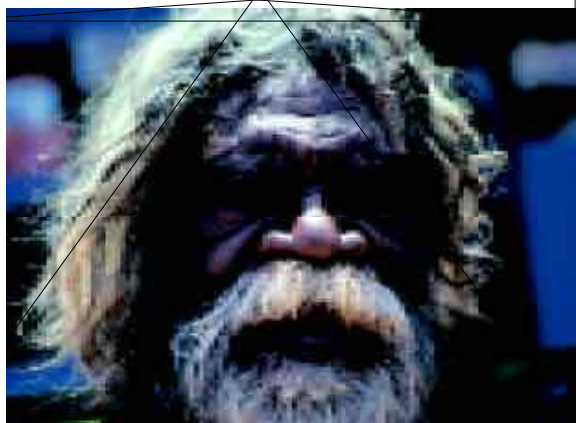
荒漠上的小镇

澳大利亚的大漠没有唐代大诗人王维笔下“大漠孤烟直”的景象，铁矿石含量过高的大地，在烈日烧烤下，倒像一块灼红了的铁板……

1988年底，我在墨尔本的画展结束之后，一时兴起，背起画夹，决定向北作一次环绕澳大利亚的旅行，在异国他乡寻找创作的灵感。

中途由于一次误车改变了我的旅行计划，结果靠着搭顺风车我走走停停，最后来到艾丽斯泉（Alice Springs）。它是建立在澳洲中部荒漠上的一个小镇，几条穿越荒漠的公路在这里汇集。从地图上看，前面不再会有比这更大的镇子了。“西出阳关无故人”，感觉上我是到了中国的大西北边塞，唯一不同的是天气越来越热。蓝蓝的天空下，远远望去，一片垂直的热浪冉冉升腾，





让人口干舌燥。我的出发地墨尔本离这儿不过两千多公里，那里绿树成荫，芳草连连，十步之内必有一鸟。而这里极目远望，天上不见一只飞鸟，地上不见任何小生物。当带着一路的遐想跳下汽车，我被镇上的情景惊呆了：街上到处是黑皮肤的人，他们衣冠不整，像乞丐似的三五成群地在小镇上游荡。我的第一反应是：他们是谁？我从来没有听说澳洲也有这么多的黑人。街上还有一些脖子上挂着照相机、悠闲溜达的白人游客。黑人与白人的反差，在我心灵上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也让我对澳大利亚天堂般美好的印象打上了问号。

突然间，我看到一个黑肤色的人往前走。他蓬头垢面，上身裸露，胸部和肚子上有好几处刀疤，长的有一尺左右。他穿一条不合身

澳大利亚





的西装裤，上面满是油渍，西装裤不要说没有洗过，看上去仿佛穿上后就再没有脱下来过。他反背着双手，挺直腰板，光着脚，踏着碎步走在车道旁。路边正好是一个可口可乐的商品广告，我所熟悉的颜色和这个人的模样形成了鲜明对照。一辆豪华汽车擦身驶过，卷起一股尘土，将他的长发吹得飞扬起来，但他好像没感觉到似的，仍然目光迟滞地走着。

我被这一情景震惊，急忙拿出相机，在距离他七米左右位置摄下了这个形象。我相信这是一张我从未拍到过的照片。

也许是快门的“咔嚓”声，也许被拍摄

来。这只手明显和我们的手不一样，红中带黄，关节突出，掌上面的纹理深刻，有点像动物园中猩猩、狒狒的手。我惊慌地往后一闪，不知他要干什么。他不说话，似乎是懒得说话。我们互相对视，确切的说是我看他，他的眼睛并没有直对我的眼睛，好像我并不值得他看上一眼。十几秒钟后，我才突然明白：他是向我要照相酬金！

我抓过兜里的零钱，放在他手上，然后避开他的眼光，低头转身离开。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就是澳洲的土著。

这张照片不仅留在我的照相本上，重现

在我的速写本上、油画布上，也如烙印般刻在我的大脑中，并将陪伴我一生。

艾丽斯泉小镇是位于澳洲中部的著名旅游区。镇上除了中低档的旅店之外，还有许多旅游品商店。货架上的商品主要是印有各种土著图案的汗衫、帽子和日常生活用品，还有土著特有的乐器，（即一种空树筒子做的



商店里的土著画

对象已熟悉这一切，他微微转过身，径直朝我走来。我看清他深陷眼眶中的眼球，四周的眼屎，还有脸上皱纹中的尘土。人还没有走近，他身上那股奇臭无比的味道先笼罩了我。

“谢谢。”我下意识地说了声。他脸无表情地伸出一只手，掌心向上朝我平展过

长笛<Didgeridoo>）、木制的飞去来器(Boomerang)和很多画在画布上的土著绘画作品。土著画都是用点组成的平面图案，乍看不知所云，只能从点的颜色、组合和图案上去感觉，看久了也许会喜欢上它，但要弄懂它却不是件容易事。

镇上专为游客开设的咖啡店到处可见。土著人对咖啡不感兴趣，但对酒和茶却十分喜欢。这里最多的店铺就是酒吧，我发现街边的几个酒吧已经聚集了不少人，都是游客，也就是说都是白人。土著人则会去属于他们自己的酒吧。

我走进一家酒吧，在吧台上要了一杯产自维多利亚州的啤酒，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在炎热的气候下，它比白酒或红酒更够味。

一口冰镇啤酒下肚，暑气消掉一半。酒吧不大，也有些年代，从横梁立柱和门窗的制作上，可以看出当年建造者的粗犷和力不从心，简陋得如同一个马厩。也许为了挡住野外的酷热，也许为了节省用料，酒吧的窗户窄小，室内灯光不够亮堂，和外面的白昼反差极大，我坐下来好久，眼前仍然一片昏暗。两个金发垂肩的白人姑娘，不着上装，晃动着胸前的一对乳房，手托酒盘，穿梭在桌子之间。男士们乐意而又耐心地倾听她们上前兜售，然后付钱给她们去代买酒水。于是，昏暗的房间中，只看到两对雪白的大奶子来回闪烁。

游客来自澳洲和世界各地，这从大家说话的口音就可分辨出来，也有附近的工人和农场主。那天正是周末，走进酒吧的人愈来愈多，供吧女穿梭的空间越来越小。不过，吧内的秩序极好。大家喝酒、谈话，在这里消暑和歇脚是一种享受。

这时，两位年轻人在我对面坐下。一位看上去就是来自都市，皮肤白皙，身材微胖，面孔精心修理；另一位则黑瘦健壮，胡子拉碴。黑瘦的那位抬手摘下头上的牛仔帽，大大咧咧地丢在桌上，小桌子一下子被占去不少面积，他又跷起了腿，看上去是个

常客。那顶牛仔帽是袋鼠皮缝制的，从帽沿的磨损和斑驳的污痕来看，有些年头了。

“欢迎你来荒原上作客！”只听那位丢下帽子的黑瘦年轻人说着，并端起酒杯伸到对方的面前，白胖的那位也拿起酒杯迎上去撞了一下，“谢谢”，然后，俩人各自饮了一大口。

出国前我曾进修过两年外语，即使如此，我听澳洲英语还是有点不习惯，尤其是听这里的人说话我更是要集中精力。但听多了，并学着他们的口气说上几句，慢慢也就上路子了。眼前两个年轻人引起了我的兴趣，从接下来两人的谈话中我得知，白胖那位是律师，这次来看望在土著社区工作的老同学。五年前，两人毕业后曾来土著区旅游度假，钱用完了，就留下来打短工赚车费。不料，黑瘦的一位后来喜欢上这里，就留了下来。最初他在镇上一个学校教书，后来他办了一个电台，用两年的时间培训出三个土著青年来承担这份工作。现在，他在当地的土地管理委员会工作，其工作性质就是为土著人争取权益。

“愿意来这里接受挑战吗？像我当初一样，你一定会喜欢荒原的生活。”

“我不知道。”皮肤白皙的那一位说着停顿一下，好像在犹豫是否该把他想说的都说出来。

我重新对酒吧里的白人扫视了一遍，发现虽然都是白人，但其中并不都是游客，当中有不少人如这位黑瘦青年一样，衣着笑貌和言语间很容易就能分辨出一股“土”味。除了我这个唯一的中国人，可以简单地将这荒漠小镇上的白人划分为两种：一种是因为对历史、文化的寻求，不远千里、万里来看土著和荒漠风景的白人；一种是因为对历



史、文化的责任，放弃现有的优裕来接近、帮助土著的白人。当然，除了那两个晃荡着大奶子的金发女郎。



小镇上的土著人

刚仰脖喝完杯中的酒，金发女郎已经站在我们身边了。一块巴掌大的小布片儿遮在她的私处，她一只手高举托盘，以便尽可能地展示其妖娆的身材和巨大的乳房。她既前来收空酒杯，也收钱代客人买下一杯酒，可是我们已经把头转过来，并站起来，因为门外传来了激烈的大声争吵。

只见一男一女两个土著人在门外吵架，男的显然已经喝醉了，手指着女人用英语骂道：“FUCK”（粗话）！那女人也骂声不断，土语和英语夹杂在一起。男的骂骂咧咧，摇摇晃晃朝女人冲过来，女的则迎上去一把就将男的推倒在地。男的仰面朝天摔倒了，他想爬起来，但喝多了，身体又胖，试了几次，竟然爬不起来，最后索性放弃努力，躺在地上，手指着天空和那女人对骂。围观的人笑了起来，但不见有人上前劝架。

老同学中皮肤白皙的那一位说话了：

“坦白地说，我对这些土著人没多少好感。你看他们，不工作，整日吃政府救济金，用我们纳税人的钱喝酒闹事，还要冲我们脸上吐唾沫，凭什么？”他的脸因为喝了啤酒而有些红，但我相信，他酒后吐的是“真言”，他和为土著服务五年的那位同学很不一样。

“不能因为一些日常生活现象来做结论。你还要看到这个民族的发展过程和他们灿烂的民族文化，以及先前的白人给他们造成的各种灾难！”黑瘦青年摇着头说。

“所谓的灿烂文化我能看到的就是千篇一律的图案点画和长笛音乐。我总觉得，他们还处于落后的原始生活状态，与现代文明相去太远。”

荒漠小镇上土著人的外观和行为很容易给人产生“原始落后”的直观印象。“为什么会如此呢？”一个疑问划过我的脑际，我

脱口而出地问道。

听到我的问话，黑瘦青年说：“因为土著人拒绝服从，换句话说就是对白人占领这块土地的反抗。”

当时我无法理解土著人为什么“拒绝服从”，后来我才认识到，为了这一“反抗”，土著人付出的代价真是太大了。

“你同情他们？”我说。

“他们不需要同情。”

“你就想帮助他们。”

“帮助是一件很难的事，他们只需要理解、尊重。几年下来，我发现改变不了他们，但我能使更多的人来关心他们。”小伙子最后对我说：“如果你对澳洲土著也有兴趣的话，我建议你去看一趟北部澳大利亚的原始丛林，那里仍然生活着一个传统土著文化保留完好的群体。”

看着小伙子，我陷入了沉思：我所赞叹的文明是那么令人向往，而博大精深的现代文明，其实也可能是脆弱和有限的。

突然，人群闪开一条道，来了一老一少

两个土著人。老人弓着背，一只手背在身后，另一只手里拿着一根看上去极普通的树棍。四周的土著人都敬畏地看着他。老人下面穿一条短裤，上身穿一件红格子衬衣，看不出他和其他土著人有什么两样。那位在土地委员会工作的白人青年告诉我，土著人有自己部落的法律，长老按土著部落的法律解决纠纷。那树棍不是普通的树棍，它代表一种让人生畏的权力和尊严，而且它也是传递信息与精灵沟通的神器。听到他的解释，我对土著人的兴趣更大了。

女人见到老人出现，吓得低下头站在一边，躺在地上的男人嘴里还含糊不清地说着什么，但手已经垂下来了。老人脸无表情，用树枝点着男子的脑门，嘴里咕嘟了一句什么，然后就背转身向镇外的荒漠走去。那个土著少年上前扶起醉汉，东倒西歪地跟着老人离开了。

后来，我发现许多土著人当他们身处白人的社会时，很容易产生一种强烈的失落感，为了得到解脱，他们染上了一种“文明病”——酗酒。

